

## 重读抗战家书

## 85年前的“13岁”

王劲松

一封穿越了85年的家书，信纸泛黄，情感真挚，记录了近代史上中国人朴素而沉重的生活，这是我们父辈经历的岁月和他们忍受的苦难与屈辱。

1940年，一个13岁的孩子，为了生活，从华北的土地上，辗转多日去东北“闯关东”，讨一口饭吃。“我怎么也想不通，怎么中国人一下子变成了满洲国人了呢？只好顺着。”明明是在自己的国家，却要在半路无奈地办理一张“出国证”，路途艰难，一路全要看日本人的脸色，接受各种盘查，拼尽全力地出卖苦力，委屈做人——还只能是最底层被压榨和奴役的下等人。能想象得到吗？在冰冷的街道，在日本兵寒光闪烁的刺刀下，中国人必须对着“膏药旗”脱帽鞠躬，在他们傲慢粗暴的呵斥声中，战战兢兢领取一碗清冷的菜汤和半块发霉的杂粮面饼子。

信中署名“经蔚”的孩子，就是后来的高御臣，一位劳工中的幸存者。2005

年，年近八旬的高御臣来到“抢救民间家书”项目办公室，带来了这封自己写给祖父母的家书。血泪铸就的文字，书写着被战争车轮碾碎的生命尊严。一封家书，记录了当时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多少家庭的民不聊生、食不果腹，也记录了东北大地上侵略者残暴的掠夺和毫无人性的压榨。

为什么我们的父辈要经受如此磨难？为什么生命和尊严被无情践踏？因为弱国无外交无主权，弱国的百姓没有尊严，弱国的每一个生命都是侵略者眼里的草芥和蝼蚁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经过艰苦奋斗，中国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无论华北还是东北，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，都洋溢着和平详和的温暖气象。

我也曾去过一些国家，走过很多城市，每回都由衷地感慨还是祖国好，我们中国真的好！眼下这么安全富足的和平

生活，别说我的父辈祖辈，就在我刚刚工作的时候都是无法想象的。那时的我还在梦想着买辆新自行车，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，或者等有了积蓄，出趟远门，看看好山好水……如今这一切还是问题吗？40多年改革发展的脚步和速度，远远超越了历史上的几百年。中国，曾在列强的眼里是落后和愚昧的印象，可转眼之间，就以全面崛起的面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，这一切仅仅用了几十年！

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，多么深刻的知识！窗外轻拂的嫩绿枝条，超市里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各色商品，草地上孩子们奔跑嬉笑的欢闹，“五一”假期飞驰的高铁内快乐的笑容，电视里直播着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，中国航母和万吨大驱正在南海和台湾海峡劈波斩浪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迎风飞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……今日的中国，13岁的孩子正坐在明媚的教室

里，享受着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，对比那封13岁的孩子在85年前含泪写下的、泛黄变脆的家书，历史并不遥远，历史就在眼前。家书的每一个字，都像刀子一样扎心，它提醒着我们不能忘，这是中国百姓走过来的路。

就算是现在，在这个地球上，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中国这样的安宁环境。局部地区的战争，多少家庭家破人亡，多少儿童命丧战火……其实我们并非生活在同一个和平的地球上，是祖国用自己的力量在弱肉强食的丛林里筑起一道钢铁长城，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遮风挡雨。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，就不可能有和平安宁，就不可能有平等和自由，更不可能发展和进步。所以，当我读到这封家书，除了为父辈的经历唏嘘感叹，我更珍惜我们今天的生活，感谢我的国，向每一位为祖国建设作出贡献的人表达自己深深的敬意！

这封来自85年前的家书，那个13岁的孩子和那一段漫长悲伤的“闯关东”之路，贫苦的中国人求生的艰难，家书里流淌着的百姓辛酸的血泪，已经深深印刻在我的心里。我是一名文艺工作者，我要用作品为这个时代留下光影记忆，用作品记录我们这个民族走过的艰难历程。如果有一天能有机会，我希望把这个故事在荧幕中表现出来，这是我们民族的记忆，这是我们必须告诉后来人的，来时的路。

## 在额尔古纳大地间行走

艾平

额尔古纳河逶迤近千公里，依偎着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流过。我在额尔古纳大地间行走，如同走进了一个万物和谐的生态博物馆。

记得在胡列也吐湿地，我无意中看到水草丛中，有一株植物正冉冉升起，很像带着红色花蕊的蒲公英，还飘摇着两片洁白的长花瓣。突然，这植物腾空而起，翩然起舞，原来是只健硕的蓑羽鹤！它通身羽毛灰白相间，只有那一对被我误认为花蕊的红眼睛，以及眼睛后端的两绺白色长毛，成为引人注目的亮点。

蓑羽鹤的舞蹈越发张扬热烈，它忽而凌空展翅，从云中向我劈面而来，转个方向拍打着翅膀，继而跌倒，片刻，又挣扎着舞起来。我便跟着它移动脚步，直至走出去二三百米远，方悟出来，这蓑羽鹤是在诱拐我，用舞步让我离开原地。

我返回，用相机窥视蓑羽鹤的起点处——草丛的地皮上闪动着一粒粒红宝石般的小眼睛，一有人声，这些小眼睛立马消失。仔细一看，这是一群刚出壳不久的蓑羽鹤雏鸟，它们把自己的身子摊平，和地皮浑然一体。这时候，那只大蓑羽鹤，奋不顾身地返回来，冲我大声鸣叫示威。我急忙退却。

还有一次，我和几位朋友在山峦间漫步，看见山坡上出现了一排旱獭子，它们个儿不高，褐黄色的皮毛，后腿直立着，一双双小手握在胸前，龇着两个大门牙，像一个个小矮人合唱团在高歌。一看到有人，那队列就像一根线绳在跌落那样，在地面上消失了。我们中有一位摄影家，决定留下来蹲守。后来他给我们发来一组照片。照片上的旱獭子不再“合唱”，而是各自行动，用两只大门牙撕扯干草枝，有的已经搜集了一大嘴，正在返回，看那姿势，应该跑得挺快。摄影家说，旱獭子叼草絮窝，这是要繁殖了。

撒欢牧场是我每次额尔古纳之行的必到之地。牧场的主人赵红松是一个有大学文凭和高级导游证的返乡新牧人，他每天的工作丰富多彩，总在各种故事中穿梭。

10多年前，赵红松发现邻居的男孩抓住了一只小鸟，那小鸟的羽毛还没长出来，已经气若游丝。红松赶紧让男孩领着他找到白桦林中的鹰巢，原来这是一只大鵟的雏鸟。他爬上树，把这只雏鸟放回了鹰巢。大鵟回来后，嗅到雏鸟身上气味变了，便一口将雏鸟叼出了巢穴。没办法，红松只好把这只雏鸟抱回家，每天喂食。雏鸟渐渐长大了，变得健硕和凶猛，也对红松产生了依赖，红松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。红松担心时间长了它会失去天性，便把它带到白桦林中放飞，可它不肯离开。红松只要一动身，它就叼住裤腿不放。第三次放飞的时候，红松一边开着摩托车，一边用一只手把它往天上放，然后猛拧油门飞驰而去。

当时红松在外读书，只要回到牧场，长成大鵟的雏鸟都会出现在他脚边栖落。红松说，你走吧，我没有东西给你吃。它便在红松的头顶一遍遍盘旋。直到红松返乡创业，那只大鵟依然没有忘记他。有一次红松骑马翻山越岭20里地，这只大鵟跟了他一个来回，似乎在保卫着昔日的救命恩人。但是这只大鵟好像已经懂得分寸，与红松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。后来，在某一个早晨，红松发现它从此不再出现。

红松来到大鵟的巢穴前，发现在里面做窝的不是这只大鵟，而是它的后代，那眼神、毛色几乎一模一样。

额尔古纳在中国的最北方，伊木河哨所连长张国臣的妻子带着4岁女儿，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来看他，在离哨所还有170公里的地方，因道路融雪冰冻，母女俩只得原路返回。妈妈告诉女儿，爸爸就在前方执行任务，咱们摸摸河上的冰，等冰化成水，就能流到爸爸的方向。听话的女儿，把自己的玩具娃娃面朝爸爸的方向，摆在了冰河上。不久，部队巡逻到附近，张国臣用望远镜发现了这个玩具娃娃，走近一看，正是自己一年前探亲时给女儿买的……

额尔古纳，人与自然缔造了大地的意境。



馆藏。中国画《共享单车》，作者马鑫，中国美术

我已有的40余年人生里，最低谷的那一段是在离家不远不近的陌生县城度过的，独自一人在便宜的小旅馆里舔舐伤口。触底之后，我就慢慢往上走，但从低谷往上爬的两年其实也不好受。喧嚣的大城市不适合休养，于是我选择了汕头。

租住了一个小公寓，附近基本不会塞车，交通方便。公寓楼对面是一家连锁超市，其时生意不是很好，却能够满足一个人在城市的几乎所有需要。

就这样，我在这座城市窝了起来。

这座城市对我的治疗，从睡眠开始。汕头当时对我来说就是一座陌生的城市，因为陌生所以少了喧扰。一开始生活状态还不太稳定的时候，睡眠也是难以捉摸的，每天都无法确定自己什么时候醒来。但幸好，无论我什么时候醒来，这座城市都能给我以相应的包容——

如果是近午，那就挨到中午叫个外卖，汕头的外卖丰富程度不如广州，但口感方面不相上下，而且有一些家乡特有的菜式，比如粿汁、粿条，全国大城市都有的外卖菜式也不缺。

如果是早醒，大部分情况是叫早餐，也偶

尔会说服自己下楼走走。公寓楼的另一面是华山路，路的那一边有二三十家食肆，甜汤适合下午来品尝，炒壳排档适合宵夜，深井烧鹅、鸽鸽饭、客家肠粉、猪脚饭、品道火钢，以及能做出点东南亚味道的番洋西餐等，都只适合做午餐、晚饭，但仍然间插着两家粿汁铺、两家肠粉铺子、一家潮阳塔脚干面、一家濠味蔬菜面和老姿娘米粉店，都是可以吃早餐的。

最爱的还是肠粉。

住下两个月后，我在离公寓楼七八分钟车程的小巷子里吃到了一家怀英肠粉。这家店的牛肉、猪肉都是极新鲜的，炊出来的肠粉口感极好，连配的海鲜汤汁都是甜的，我发现这家之后就没再换过，只要是早上能下楼、想吃肠粉必定来此。

当有一天，我发现自己会为了一口吃的起早跑远后，便知道自己的精神状态在不知不觉中转好了。然后我下楼的频率也就变高了，活动范围也渐渐扩大。

汕头是有共享电动车的，扫开一辆可爱的

小电动，比汽车慢却不怕塞车，5块钱就能跑半个城。北边的房子偏新，城心老区的楼龄大多三四十年了，到了南边小公园一带就是民国时期的风格，甚至有一些晚清的遗址。

慢慢地，我的行动力越来越好，有时候竟然能设定闹钟早醒，在四五点的时候起来开车兜风，约20分钟来到东海岸公园，这里是母亲河——榕江的入海口，陆止于此、海始于斯。我从这里再启动，往体育馆方向开去——这是一条我所见过的第二好的沿海公路，最适合驱车兜风。

这个点朝阳将出未出，用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车速慢慢前行，把车窗打开，让海风吹进来，同时耳边响起的便是令人心安的、有节奏的海浪声，这对曾长久失眠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上良药，它能让精神变得稳定。这条路，我有时候是一开到底，有时候也会停下跟海说话。我真正的困境其实连文字都不想记录，跟朋友说多了也变成祥林嫂，但很幸运，浪涛的声音会回应我。

心里却并不恼恨，倒是有点替他高兴。

微信声又响起。好为人师的我，终于忍不住抬起头来，提醒他：你发个语音，不是更方便吗？

小施的脸紧贴着手机屏幕，头也不转地回答：习惯了，一直双拼打字。

我加重语气，又提醒他：你按住对话框，直接说话，一键发送，多方便啊，省得一个词一个词地选，麻烦！

小施笑笑，反过来像是提醒我：

## 听盲人微信对话

周云龙

人家发文字，我就回文字；人家发语音，我就回语音。

他的善解人意，一下子激起我了解他的欲望。原来，4岁时的一场高烧，让小施在县医院里昏迷了20多天。后来去上海看病，被医生诊断为视神经损伤。针灸治疗6个月，未能康复。从此他的眼睛只能看到模糊微光。四处奔波求治，错过了读书机会。不过，在无锡一家盲人培训机构，他不仅习得按摩技能，还从零开始接触汉语拼音，摸索手机的使用、软件的下载……

“踩则妾，情则废。既妾且庶，则天下之所以不治者，常出于此，而不是怪。”

《凤鸣驿记》世间的事业，没有哪一样不是用心血和汗水凝成的，躺平、敷衍、应付、弄虚作假、欺上瞒下，结果就是无所作为、阻碍建设发展，乃至误国误民。

今日的黄浦江被誉为上海的母亲河，然而昔日由于吴淞江下游的淤塞和太湖的漫溢，三天两头发生洪水灾害，从唐代到明初，皆“有司治不效”。

永乐元年，朝廷派来一个人负责治理，这个人就是户部尚书夏原吉，他是怎么做的呢？

《明史》中写道：“原吉布衣徒步，日夜经画，盛暑不张盖，曰：‘民劳，吾不忍独适’。”事竣，还京师，言水虽由故道入海，而支流未尽疏泄，非经久计。

明年正月，原吉复行，浚白茆塘、刘家河、大黄浦……九月工毕，水泄，苏、松农获大利。”

这就与前文说的王思诚遇到的那帮官员形成了鲜明对照，他不只“布衣徒步，日夜经画，盛暑不张盖”，亲力亲为，与民同甘共苦，而且干工程不留瑕隙，没有干好就接着干，直到干好为止，真正当成长为事业完成。应该说这才是干事创业的样子。

为官从政能可贵的是有敬业

业有为、勇于担当的精神，要以天下为己任，以社稷为己责，心怀百姓，利为民谋，“但愿苍生俱饱暖，不辞辛苦出山林”。面对责任和任务，能够盲衣旰食、全力以赴，一如《隋书》所云：“恪勤匪懈，夙夜在公。”唯此，方能不负百姓所托，不负手中权力，成就利国利民之事业。

## 金台随感



## 笔与墨（组诗）

北乔

墨

取众生万物的心影  
为时光赋形  
穷尽所有的动作和神情

方寸之间  
便能纵横四海  
动静，均可定乾坤

笔管——  
记得穿过竹林的风

溪水清澈的激情  
庇护崇山峻岭的烟雨  
守住千万年的元气

无论如何坚硬  
终究要用柔软表达  
经脉，可蘸钢筋铁骨之劲

燃烧之后的激情  
有些未消失的，成了墨

无需辨别前世还是今生，仿佛  
白天与夜晚，谁是谁的真身

墨锭，只是短暂的坚硬

艺术化于无形，或更永恒

水活在墨里，墨依靠水  
为万物拟形表意

失去水的墨  
来到另一个世界生生不息

我们这一生可能没使用过墨  
必遇见墨，遇见如同祖先背影的时光

肩颈酸胀数日，手臂难以自如伸展。朋友推荐我去小区附近的一家盲人推拿店。

师傅姓施，三十来岁，个子高高的，眼睛大大的，可惜没有什么光感。

等了半个钟头，我才在按摩床上趴下。小施按响倒计时的语音，然后在我的肩颈部从容施展他的手法，先左后右，从上至下，时疾时缓。其间，他的手机不断有微信提示音跳响。

对方应该发来的是段文字，小施的微信设置了关怀模式，轻触文字消息便可播出完整内容，于是手机里传出标准的普通话；现在来方便吗？

小施转身在手机上按键，应该是拼音输入法：现，现在，正，忙。他靠听力，不断选词，又不断删除。他手机上的每一个键都有提示音，拼成字之后也有提示音。

对方又发来信息：那什么时候过来？

小施继续按键，根据语音的提示，错的一次次删除，对的一键确认。直至感觉语意到位了，再按语音提示发送：40分钟，后，可以。

我趴着，推拿被微信消息一次叫停。小施有些不好意思，不断跟我致歉。想到他是盲人，想到他在联系接单，我虽然觉得有些扫兴，

小施一边按摩一边解释：我也会发语音，就怕人家不方便，比如，他在开会啊，他旁边有人啊。如果语音转文字，我的普通话不标准，有时还会出错，容易有误解，反而耽误事。

哦，他心里想的是对方的不方便！

我坐起来，仔细打量面前的小施——绝对可以用“眉清目秀”来形容。

我想起那个流传已久的故事。相传，有位盲人每次晚上出行时，手里总打着一盏明亮的灯笼。路人好奇，便问：“你自己又看不见，怎么还要打灯笼？”盲人回答：“我不是为了看见路，而是为了让人家能看见前面有个找我的我，他们就不容易撞到我了……”

盲人打灯笼的故事，可能是文化人的编造。不过小施编发微信的偏好，却是我的亲眼所见。

此刻，我更好奇的是，视力残疾的小施，没有进过校园，也没有念过多少书，他的用户思维、他的利他意识，都是谁教的？那植根内心的修养、替人着想的善良，又源自哪里？小施一直在忙，不便打搅。当然，这个答案，对我来说，亦有所悟。

## 遇见

本版邮箱：  
dadi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：程红

大地